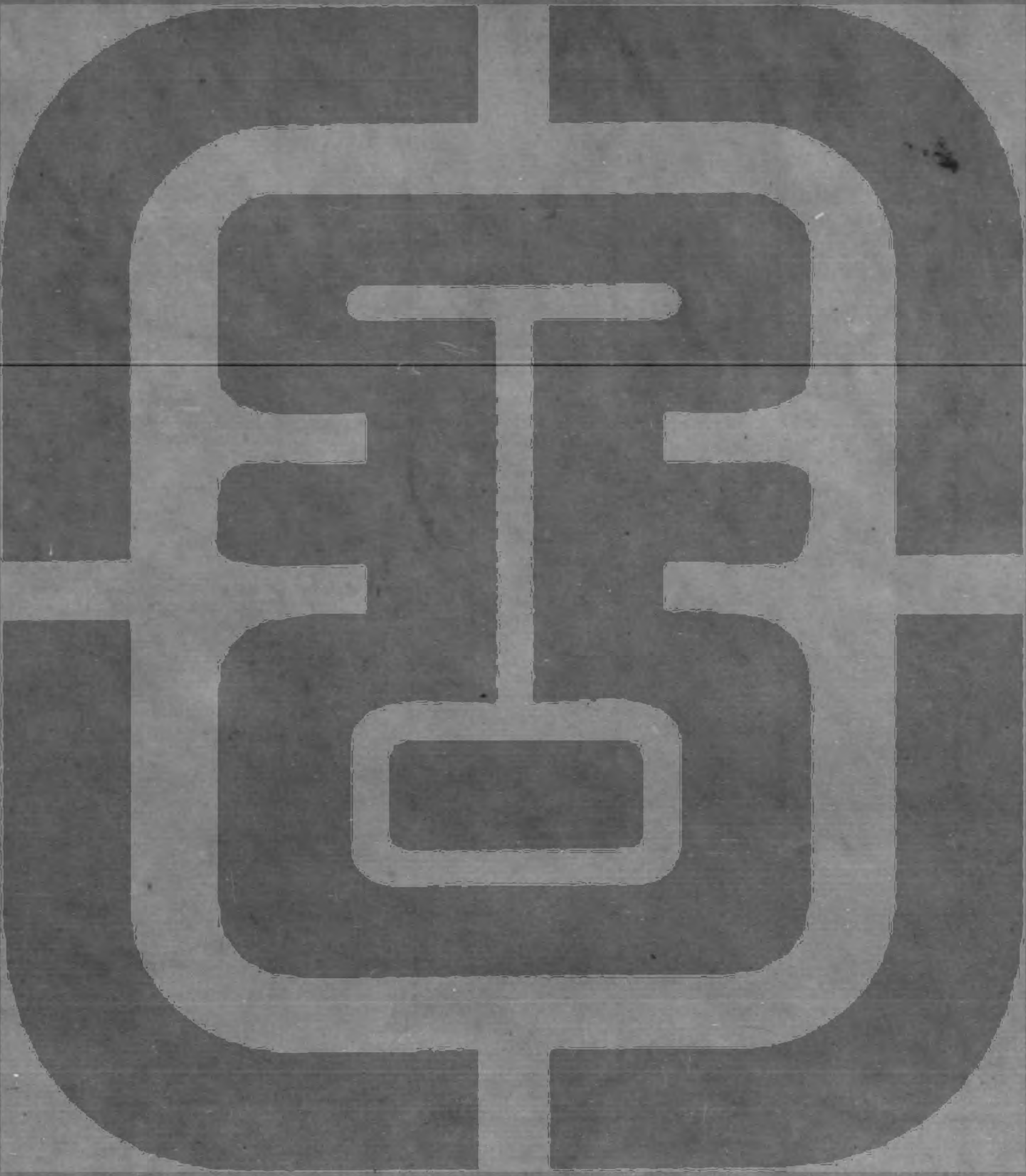


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江

西

提學

官書

嘉

靖

通

三年

魏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

高祖武皇帝十

刺史元雋等遣將擊嚴始欣斬之蕭玩等亦敗死失

二萬餘人 辛亥魏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殺刺史

元大賓據城反魏遣都官尚書平城樊子鵠等討之

二月甲寅斬文欣 万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

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

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



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  
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  
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  
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  
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係先行  
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  
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  
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

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奴遣騎兵參軍劉貴乘  
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  
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  
万侯忤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  
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  
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  
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  
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  
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  
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



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

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壬申以吐谷渾王佛輔爲西秦河二州刺史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侯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



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欵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六月丁巳帝復以魏汝南王悅爲魏王戊寅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黜爲民庚申以魏降將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從魏王悅北還万侯醜奴旣敗自涇幽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侯道洛帥衆六千逃入

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



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  
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  
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  
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  
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  
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  
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  
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  
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  
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僭

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  
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  
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  
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  
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  
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  
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  
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  
輩豈從亂乎 八月庚戌上餞魏王悅於德陽堂遣  
兵送至境上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



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雋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雋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旣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

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目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旣外逼於榮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旣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



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  
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  
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  
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  
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  
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  
得之以此爲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  
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  
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  
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  
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  
壹海內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上猶自寬縱今秋欲  
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  
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  
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  
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  
四方乃可稱勲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  
姊婿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爲已害日毀榮於帝勸  
帝除之帝憊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



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挽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

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爲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疆不以爲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



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  
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  
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  
大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  
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  
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  
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  
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問帝即  
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  
彘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

曰我終當得此堦有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爲已  
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  
留耳帝夢手持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  
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  
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  
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  
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  
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  
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  
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父語子昇曰朕之情理



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必死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常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

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無能爲曰何忽忽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懼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旣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



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座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觀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閭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

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子如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



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  
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疆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  
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  
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  
爾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  
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  
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  
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  
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  
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

曰如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  
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  
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  
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  
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豐逆  
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  
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  
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  
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爲之愴然遣侍中  
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



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  
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  
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  
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  
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  
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衆討世隆 戊申皇子生大  
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  
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  
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  
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

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  
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卯  
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  
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  
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  
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  
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  
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  
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  
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



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爲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聞汝南王悅在境上乃帥部衆棄州歸悅悅授椿侍中大將軍司空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爲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爲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旣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



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  
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  
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  
事惣統內外微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  
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  
嫉不欲人居已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微  
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  
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  
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  
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

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或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  
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  
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  
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  
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  
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  
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  
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  
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  
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北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北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北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北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北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忸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

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奔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鷲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鷲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鷲復約止衛兵不使鬪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



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  
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  
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四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  
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  
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  
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  
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  
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  
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四  
匹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  
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  
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爲已功  
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夕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  
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  
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戍申魏長廣王  
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  
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  
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  
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  
資高歡圍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



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  
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  
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  
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  
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一二日即欲縱  
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  
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  
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  
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  
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

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  
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  
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  
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眾少  
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  
眾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  
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  
殺之尋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  
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  
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



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北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

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



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

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齊州城民趙洛周聞爾朱兆入洛逐刺史丹陽王蕭贊以城



歸兆贊變形爲沙門逃入長白山流轉卒於陽平梁  
人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 魏荊州  
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  
敬宗外族誣琰之欲奔梁發兵襲州城執琰之自行  
州事 魏王悅改元更興聞爾朱兆已入洛自知不  
及事遂南還斛斯椿復棄悅奔魏 是歲詔以陳慶  
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  
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溱水  
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  
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

實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  
玄默困敦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魏尚書

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丙申

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二月辛丑上祀明堂魏

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

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踈遠又無

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

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權託



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已巳長廣王至邛山南世隆等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啓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敬宗在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疆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衰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



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日下官旣爲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爲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倅龍平北將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倅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倅龍文義之功各

封千戶侯魏主曰倅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勲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荅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爾朱天光之滅万俟醜奴也始獲波斯所獻獅子送洛陽及節閔帝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命送歸本國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於路殺之而返有司劾違旨帝曰豈可以獸而罪人遂赦之魏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衆圍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二真人帥城民固守使太傅諮議參軍崔光伯出城慰勞其兄光醜曰城民陵縱日久衆



怒甚盛非慰諭所能解家弟徃必不全貴平疆之既  
出外人射殺之 幽安營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  
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  
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爲敬宗復讎且妄  
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  
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  
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  
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  
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  
殺白鷄執刺史元欒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  
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  
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  
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  
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授甲將十餘騎  
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  
丘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  
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  
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  
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  
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  
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  
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  
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  
萬穀秣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  
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  
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  
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  
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  
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

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  
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  
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  
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  
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  
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  
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  
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  
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  
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



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  
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  
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  
歡給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歡  
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  
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  
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入殷州  
便以賜委異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  
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  
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  
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  
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  
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  
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  
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  
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  
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  
天光並爲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六  
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  
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  
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  
鎮太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  
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  
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  
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  
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  
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況加階級

皆爲將軍無復負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  
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  
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  
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  
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已東租稅悉入其  
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  
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  
違也 已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  
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  
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



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  
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  
恃其符厭豈肯効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  
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  
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  
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  
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  
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  
使省錄朝政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辨析詐謬秋

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灑獄多所全宥寬  
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賞愛  
無倦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  
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  
起恒西向或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  
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  
走宮門號泣滿路 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  
大行臺冀州刺史又以安定王爾朱智虎爲肆州刺  
史 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癸亥擒  
明達送洛陽斬之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



朱彥伯為司徒 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 五月

丙子魏荊州城民斬趙脩延復推李琰之行州事

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

之官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

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

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

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

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

側長子位官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

晚見踈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子厭禱上遣檢掘

異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

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

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前事

猶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還鎮臣光曰君子之於正

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

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

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

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

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

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一抗伯夷上仁之義執子



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  
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  
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於邃古讓王之道  
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弘正捨之兄子也  
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爲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  
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  
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  
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  
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  
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上曰摛年老又

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乃召摛謂曰  
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爲新安太守六月癸丑立華容  
公歡爲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爲河東王曲阿公譽  
爲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  
其心久之鮑邈之坐誘略人罪不至死太子綱追思  
昭明之寃揮淚誅之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  
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  
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  
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  
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



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  
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  
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  
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  
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  
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灑度終自敗  
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士死  
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  
命歡乃推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  
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

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  
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  
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  
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 魏楊播及弟椿津  
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  
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  
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儼預其謀城  
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儼逃歸華陰  
爾朱天光使儼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贖其罪儼  
曰彼雖貪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



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

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

乙亥上臨軒策拜太子

大赦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早遜位戊子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庚寅詔凡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湯沐食鄉亭侯隨遠近爲差 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敬容昌寓之子也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  
巳卯魏以仲遠爲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爲大司馬  
癸巳魏主追尊父廣陵惠王爲先帝母王氏爲先  
太妃封弟永業爲高密王子恕爲勃海王冬十月  
巳酉上幸同泰寺升灋坐講涅槃經七日而罷樂  
山侯正則先有罪徙鬱林招誘亡命欲攻番禺廣州  
刺史元仲景討斬之王則正德之弟也孫騰說高  
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  
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爲帝  
朗融之子也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

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  
行臺高乾爲侍中司空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  
根爲右僕射巳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  
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  
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  
兆出井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  
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  
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  
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



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  
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  
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  
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  
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  
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  
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  
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  
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  
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

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  
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  
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  
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  
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  
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  
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  
般若經七日而罷 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  
史劉誕嬰城固守 是歲魏南兗州城民王乞得劫  
刺史劉世明舉州來降世明芳之族子也上以侍中



元樹為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鎮譙城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請北歸上許之世明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偉為大司馬元灃僧為太尉袁昂為司空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上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以太子右衛率薛灋護為司州牧衛送魏王悅入洛庚午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為宣城王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

檢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悛悛之五世孫也

二月以太尉元灃僧為東魏王欲遣還北兗州刺史羊侃為軍司馬與灃僧偕行揚州刺史邵陵王

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絲布數百匹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啓聞綸被責還第乃遣防閣戴子高等以槩刺智通於都巷刃出於背智通識子高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為邵陵字乃絕由是事覺庚戌綸坐免為庶人鎖之於第經三旬乃脫鎖項之復封爵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



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

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勦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閔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摠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悅湯等三千人以從歡



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運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已歡曰本所以勦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

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陞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



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闕敗衆以次內之椿  
至不得入城乃說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  
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  
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  
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  
不可施遂西走至灑陂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  
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  
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  
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  
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閭闔

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  
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  
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辛未驃騎大將軍行  
濟州事侯景降於安定王以景爲尚書僕射南道大  
行臺濟州刺史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  
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  
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  
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  
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爾  
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



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  
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  
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  
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  
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  
岳大喜即令秦人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  
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  
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  
巨細皆委之爾朱世隆之拒高歡也使齊州行臺尚  
書房謨募兵趣四瀆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亂城

揚聲北渡爲犄角之勢及韓陵旣敗弼還東陽聞世  
隆等死欲來奔數與左右割臂爲盟帳下都督馮紹  
隆素爲弼所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更割心前  
之血以盟衆弼從之大集部下披胷令紹隆割之紹  
隆因推刃殺之傳首洛陽丙子安東將軍辛永以建  
州降於安定王辛巳安定王至邳山高歡以安定王  
踈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  
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  
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共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  
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宜王社稷歡欣然是之悛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  
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  
子若從雋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  
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  
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  
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  
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  
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  
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  
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負

外郎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  
意椿曰欲立爲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脩脩  
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  
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  
羶帳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  
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  
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脩  
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爲安定王  
作詔策而禪位焉歲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  
代都舊制以黑羶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羶上西向



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闔闔門大赦改元  
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  
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  
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  
將軍出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  
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爲歡  
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  
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  
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  
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

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  
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  
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  
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  
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  
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  
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効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  
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  
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  
辭爲啓而不就徵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



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  
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  
郡王謚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  
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  
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  
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  
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  
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  
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  
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

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  
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  
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  
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  
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魏夏州遷民郭遷據青州反  
刺史元疑棄城走詔行臺侯景等討之拔其城遷來  
奔 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圍元樹於譙城分兵  
攻取蒙縣等五城以絕援兵之路樹請帥眾南歸以  
地還魏子鵠等許之與之誓約樹眾半出子鵠擊之  
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以歸羊儂行至官竹聞樹



敗而還九月樹至洛陽久之復欲南奔魏人殺之  
乙巳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冬十一月丁酉日南  
至魏主祀園丘 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已  
酉以汝南王悅爲侍中大司馬 魏葬靈太后胡氏  
陳上聞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復以大尉元灋僧爲  
郢州刺史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魏大赦改元永興以與太宗同號復改永熙 魏  
主納丞相歡女爲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  
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  
來寂寂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  
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  
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  
不去因捋歡鬚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旣  
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  
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  
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  
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起昭陽赤奮若盡闕逢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魏寶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嶺嶺眾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眾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歡嘉之以



為丞相府參軍 魏罷諸行臺 辛亥上祀明堂  
丁巳魏主追尊其父為武穆帝太妃馮氏為武穆后  
母李氏為皇太妃 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  
能勝等舉城降魏 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  
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  
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  
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  
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負別數百皆選四  
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由  
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  
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荆  
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  
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  
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  
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  
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異乾為已用嘗於華林園宴  
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  
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  
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  
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



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踈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翼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以咸陽王坦爲司空 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常附

於魏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三月辛卯詔復以歡爲大行臺使隨宜裁處歡與之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收其用 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勅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勅書於袍領遂將



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在害司空敖曹  
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勅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  
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魏太師魯郡王肅卒

丙辰南平元襄王偉卒 丁巳魏以趙郡王諶爲

太尉南陽王寶炬爲太保 魏爾朱兆之入洛也焚  
太常樂庫鍾磬俱盡節閔帝詔錄尚書事長孫稚太  
常卿祖瑩等更造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樂 魏青  
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膠州刺史裴粲專事高談  
不爲防禦夏四月翔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粲曰豈  
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

之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送首來降 五

月魏東徐州民王早等殺刺史崔庠以下邳來降

六月壬申魏以驃騎大將軍樊子鵠爲青膠大使督

濟州刺史蔡雋等討耿翔秋七月魏師至青州翔棄  
城來奔詔以爲兗州刺史 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

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

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

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

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

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竒其狀貌曰



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四  
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秦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  
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秦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  
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  
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  
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  
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  
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  
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  
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秦詣洛陽請  
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秦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

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  
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  
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侯受  
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  
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  
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  
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  
戶頒授勳義從之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  
敬容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十一月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五  
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為徐州大都督東道  
行臺僕射以討下邳 十二月丁巳魏主狩於嵩高  
已巳幸溫湯丁丑還宮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寇雍  
州拔下迨戍扇動諸蠻雍州刺史廬陵王續遣軍擊  
之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勝又遣軍攻馮翊安定沔陽  
鄠城皆拔之續遣電威將軍柳仲禮屯穀城以拒之  
勝攻之不克乃還於是沔北盪為丘墟矣仲禮慶遠  
之孫也 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疆右丞  
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  
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于河西擒之遷  
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  
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東梁州  
民夷作亂二月詔以行東雍州事豐陽泉企討平之  
企世為商洛豪族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為本縣令  
封丹水侯使其子孫襲之 壬戌魏大赦 癸亥上  
耕藉田大赦 魏永寧浮圖災觀者皆哭聲振城闕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  
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  
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



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六  
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  
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  
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  
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  
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  
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  
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旣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  
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  
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澄真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  
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摠諸軍洛素

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  
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  
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  
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  
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  
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  
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  
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  
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  
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



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七  
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  
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  
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  
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  
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勦力  
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持刀直入  
日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  
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  
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  
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

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  
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柰何助賊爲虐乎  
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  
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  
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  
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  
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  
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  
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  
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



也秦乃遣之基還言秦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  
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  
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  
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  
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  
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  
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  
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  
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  
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初岳以東雍州刺

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  
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  
赴之至閬鄉為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  
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  
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  
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  
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  
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關今日  
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  
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



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  
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  
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  
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  
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  
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  
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  
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  
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  
之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

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可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  
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  
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  
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  
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  
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  
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  
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  
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  
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



舉城降秦秦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頰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秦入上邽引薛澄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秦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

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氏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字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耗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



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丞相歡聞秦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秦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勢援仍命秦稍引軍而東秦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

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秦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秦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侍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



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雋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雋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勲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

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爲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遠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



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  
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  
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  
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雋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  
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荅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爲敕  
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  
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  
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  
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  
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

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  
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  
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  
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  
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  
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  
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  
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  
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



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閭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

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爲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旣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勅歡曰王若



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  
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雋受代邸珍出徐止  
戈散馬各事家業朕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  
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  
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  
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上表極  
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  
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  
待歡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  
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

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  
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  
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  
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  
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  
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爲直閣  
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  
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  
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  
族孫也歡勒兵南山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



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邛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

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鑿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



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  
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  
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  
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  
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  
椿爭權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  
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  
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  
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  
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  
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  
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  
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  
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  
帝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  
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  
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  
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  
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  
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



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  
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  
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  
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  
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  
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廡兼度支尚書天水楊  
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  
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  
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  
貴梁禦帥甲騎一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

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  
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  
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  
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  
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  
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  
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  
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  
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  
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



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  
跣而下殿以襪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  
邪 己未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 辛  
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  
歡至弘農九月癸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  
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  
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  
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  
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  
宜信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勦力

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  
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  
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  
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  
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  
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  
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  
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 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閣內  
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  
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



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以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聖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揚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揚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初魏孝武帝既與丞相歡有隙齊州刺史侯淵充



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陰相連結以  
觀時變淵亦遣使通於歡所及孝武帝入關清河王  
亶承制以汝陽王暹為齊州刺史暹至城西淵不時  
納城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帥騎出走妻子部  
曲悉為暹所虜行及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歡  
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單少憚於東行齊人澆薄唯  
利是從齊州尚能迎汝陽王青州豈不能開門待卿  
也淵乃復東暹歸其妻子部曲貴平亦不受代淵襲  
高陽郡克之置累重於城中自帥輕騎遊掠於外貴  
平使其世子帥眾攻高陽淵夜趣東陽見州民餽糧  
者給之曰臺軍已至殺戮殆盡我世子之人也脫走  
還城汝何為復往聞者皆棄糧走比曉復謂行人曰  
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至此不知侯公竟  
在何所城民恟懼遂執貴平出降戊辰淵斬貴平傳  
首洛陽 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譙為大司馬咸陽王  
坦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敖曹為司  
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  
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  
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  
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八月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

州閏月元慶和克瀨鄉而據之

魏孝武帝閏門

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遇醜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



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賀拔勝之在荆

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旣取荊州  
魏以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  
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酋樊五能攻破  
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行臺  
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  
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  
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  
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聞臺  
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唯

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  
不返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東魏遣恒農太守  
田八能帥羣蠻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  
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  
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則土民謂我退走必爭來邀我  
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  
襲穰城辛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令  
都督武川楊忠爲前驅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  
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  
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荊居半歲東魏高敖



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紀十三

起旃蒙單閼盡疆  
圍大荒落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是日魏文帝

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為文景

皇帝妣楊氏為皇后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

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

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

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二千戶西北度烏

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



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魏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衆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巳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 乙卯魏主

立妃乙弗氏爲皇后子欽爲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妬忌帝甚重之 稽胡劉彘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

子改元神嘉居雲陽谷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壬戌東魏丞相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歸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洸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



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  
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且婁領軍之  
勲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邪歡因  
使子如更鞠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  
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啓歡曰果虛言  
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  
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  
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甲子魏以廣  
陵王欣爲太傅儀同三司万侯壽洛干爲司空 已  
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

六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  
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  
蒲津宵濟攻華州時脩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  
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卧未起聞閣外匆匆有聲袒  
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却羆  
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二  
日辛巳上祀明堂 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傅  
西河王恂爲太尉 東魏使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  
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 丁亥上耕藉田  
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



刺史嚴思達守東平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  
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  
以降始子鵠以衆少悉驅老弱爲兵子鵠死各散走  
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跋  
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 戊  
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豫州刺史堯雄戰不  
利而還 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爲太尉高敖曹爲  
司徒濟陰王暉業爲司空 東魏丞相歡僞與劉蠡  
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  
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餘衆復立其子

浞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  
人華夷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于鄴以孝武帝后妻  
彭城王韶 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  
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  
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  
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  
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  
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  
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  
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



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灋後人多遵用之 東魏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既失州任而懼行及廣川遂反夜襲青州南郭劫掠郡縣夏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雋討之淵

部下多叛淵欲南奔於道為賈粲者所斬送首於鄴下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 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六月慶和攻南頓豫州刺史堯雄破之 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為太尉万侯壽洛干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為司空 益州刺史鄱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熾合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範恢之子敬和



豎眼之子也 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  
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  
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  
西討 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和 或告東魏司  
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琬貳於魏八月辛卯  
執送晉陽皆免官 甲午東魏發民七萬六千人作  
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胄曹參軍辛術共  
營之築鄴南城周二十五里術琛之子也 趙剛自  
蠻中往見東魏東荆州刺史趙郡李愨勸令附魏愨  
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丞相泰以剛為左光祿大夫

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泰使剛來請之

九月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

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 魏秦州

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驕而黷貨泰奏請加

灋詔賜死 十一月丁未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勉

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

稱范徐云 癸丑東魏主祀園丘 甲午東魏閭闔

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

獨高一寸量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

改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歡曰忻集潛通西魏令



人故燒之歡斬之 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  
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降 東魏以丞相歡之子洋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內明決  
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  
史薛琬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  
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  
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  
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初大行  
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爲孝武帝  
所殺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

所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尚在召爲  
太原公開府司馬頃之復爲大行臺右丞 十二月  
甲午東魏文武官量事給祿 魏以念賢爲太傅河  
州刺史梁景獻爲太尉 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攻  
元上願有衆萬餘人鄱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  
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  
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  
以常山王妹爲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  
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  
復爲寇



二年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 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以豐爲南汾州刺史 東魏加丞相歡九錫固讓而止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

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舉爲之請乃許之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既至用灋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舉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



通鑑卷二百五十二  
主簿收子建之子也。它日歡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即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歡，以衆應之。

三月戊申，丹陽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鷲爲大司馬。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万俟洛爲大宰。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灋僧爲大尉。尚書



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  
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  
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  
蠹患者宜速詳啓 戊辰東魏高盛卒 魏越勒肱  
卒 魏秦州刺史万侯普與其子太宰洛陽州刺史  
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  
魏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秋  
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  
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  
史寧謂勝曰朱異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

之上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  
恩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  
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從  
者凍餒道死者大半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執勝  
手歔歔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  
爲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九月壬寅東魏以  
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  
寇 魏以扶風王孚爲司徒斛斯椿爲太傅 冬十  
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兵七萬寇楚州  
虜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



破之景棄輜重走十一月己亥罷北伐之師 魏復  
改始祖神元皇帝為太祖道武皇帝為烈祖 十二  
月東魏以并州刺史尉景為太保 壬申東魏遣使  
請和上許之 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 丁丑東魏  
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  
竇泰趣潼關 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為太師 是  
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三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東魏丞相歡軍蒲坂  
造二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  
吾二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

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  
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  
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  
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  
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  
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  
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  
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  
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  
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攻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



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  
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  
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  
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  
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  
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  
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  
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  
商山轉鬪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  
猛略與順陽人杜窰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  
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窰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  
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  
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  
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  
敖曹以杜窰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  
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  
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  
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  
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  
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



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泉杜雖皆為土豪鄉人  
輕杜而重泉元禮仲遵陰結豪右襲密殺之魏以元  
禮世襲洛州刺史 二月丁亥上耕藉田 己丑以  
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為中權將軍護軍將軍蕭淵藻  
為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為右光祿大夫 魏槐里獲  
神璽大赦 三月辛未東魏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  
赦 魏斛斯椿卒 夏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宰  
賀拔勝為太師 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為太保梁景  
獻為太傅廣平王贊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  
盟為司空 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得奇石隱

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問行臺郎中陽休之對曰六  
者大王之字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為三川涇渭洛  
亦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  
無事常言我反况聞此乎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  
行臺郎中中山杜弼承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以吏部郎盧元明  
通直侍郎李業興副之諧平之孫元明昶之子也秋  
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上  
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全  
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



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  
清河崔瞻爲首神雋名挺寶之孫元景名斯憲之曾  
孫也皆以字行瞻懷之子也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  
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  
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  
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  
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獨孤信求還北  
上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  
不敢顧私親而懷貳心上以爲義禮送甚厚信與楊  
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信有定三荆之功遷驃

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官爵如故丞相  
泰愛楊忠之勇留置帳下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

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  
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  
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  
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標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  
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標乃與  
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  
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  
附其衆東魏以東雍州刺史司馬恭鎮正平司空從



事中心聞喜裴邃欲攻之恭棄城走秦以楊擿行正  
平郡事上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辛  
卯上幸寺設無礙食大赦九月柔然爲魏侵東魏  
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  
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  
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  
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  
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  
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  
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  
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  
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  
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  
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  
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  
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  
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  
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  
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  
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今汝安寧汝何爲



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  
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  
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  
道大行臺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  
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侯洛同治兵於虎牢敖曹與  
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枷  
其使者使者曰枷則易脫則難敖曹以刀就枷刎之  
曰又何難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自治河役  
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貴  
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侯洛共解  
諭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  
之歡知而不責 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爲都督益  
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將兵  
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  
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  
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  
恒農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  
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  
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  
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



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豕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

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竇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



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  
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  
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  
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獠狗或  
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  
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  
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  
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  
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  
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

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  
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擢身小而勇每躍馬陷  
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  
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  
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  
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  
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管點兵莫有應者  
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  
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  
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



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  
秦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  
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  
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  
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  
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  
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  
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  
聞歡敗釋怕農退保洛陽已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  
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

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欬起  
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  
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  
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  
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  
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  
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  
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  
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  
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



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

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旣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廻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



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  
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  
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  
刺史彥穆爲滎陽大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  
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  
貴樂陵公遼西怡峯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  
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  
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  
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  
汝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  
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  
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  
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  
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  
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  
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  
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侯普爲太尉 司農張  
樂臯等聘于東魏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  
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



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  
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  
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  
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  
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  
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  
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  
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  
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  
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  
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  
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